

从大别山走来的老战士

陈桂豪

在茂名石化公司有一位93岁的离休老干部叫肖继光。他曾经跟随刘邓大军千里南征挺进大别山,曾3次遇敌脱险,荣立二、三等功各一次;1958年来到茂名石油公司历任团委书记、炼油厂党委书记及运销处、机电厂、公司党校、职工大学等单位领导职务。

千里南征挺进大别山

肖继光是山东省阳谷县人,15岁读抗日高校时秘密参加地下党组织,他们住在乡村老百姓家,一边读书一边宣传革命。1947年肖继光17岁正式参军,加入晋冀鲁豫野战军团,成为野战医院宣传队队员。

1947年初,肖继光跟随部队一路到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当年夏天,野战军团在鲁西南战役中,共歼灭了敌人九个半旅,六万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记得一天夜晚,高粱地里抓俘虏,抓了好多人,那一仗消灭了国民党在郟城的兵力。”肖老的思绪仿佛一下子回到了硝烟的岁月。

1947年秋,肖继光从山东跟随刘邓大军野战医院宣传队一起进军大别山。“正当敌人大军压境,向我合击的包围圈将拢来之际,我野战军主力兵分三路,像无数支离弦的箭,朝着大别山直射而去。一路上我军封锁铁路,快速通过了陇海铁路,向南疾进。敌人主力分路穷追,妄图将我军一举歼灭在黄泛区。”肖继光激动地说。

经过黄泛区的时候,只见一片凄凉的景象展现在大家面前,惨不忍睹,遍地洪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黄泛区是1938年蒋介石以堵挡日寇为名,异想天开在花园口决堤,让黄河改道汇入淮河所造成的。肖继光说,这是阻止我军南下,蒋介石虽然在此前也把黄河改回故道去了,可是黄泛区内依然草木稀,淤泥无际,残处至膝,深则及膝,部队在泥潭中行,徒步都很吃力,骡马、大炮车辆行进更加困难。

回忆起当年,肖继光的思路十

分清晰。记得我们有一门用13匹骡子拖着的榴弹炮,陷进了泥潭里,任凭战友怎么推,骡子再用力挣扎,那大炮都一动不动。榴弹炮可是宝贝,扔了又舍不得。折腾了不少时间,首长赶过来了,他果断地命令道:“把炮扔掉,赶快行军!”战友舍不得,但又没办法,只好忍痛把它扔在了那里用泥埋起来,一个炮手呜呜地哭了。首长肯定也很难过,但他笑着拍了拍那个炮手的肩膀说:“小鬼,哭什么?今天把它扔了,将来我们再打几仗,不就又搞回来了?”这个炮手这才恋恋不舍地走了。

我军以惊人的毅力和无敌的革命意志,迅速渡过了黄泛区,又胜利地渡过了沙河,然后轻装前进,直奔汝河。不料敌人先我赶到汝河南岸,企图将我军截堵在汝河北岸。我军先头部队抢渡登岸,与对岸敌人展开激战。当时最神奇的事,刚一渡过淮河,洪峰骤至,河水暴涨,尾追过河的敌人先遣队葬身河底,国民党30个旅数十万遭兵望河兴叹,我军如有神助啊!部队进入大别山山区,短短几天,就拿下光山、麻城、黄安和一个以前叫红安县的地方,直抵长江北岸。

肖继光回忆到,我军占领红安县后在此召开第一次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了大别山区的第一个县,就是现在的新县。刘邓大军终于深入蒋管区,像一把利刃插入国民党的心脏,实现了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次战略反攻。

当天全县一片欢笑声,肖继光和宣传队员还参加演出《白毛女》。其时人山人海,经扶县在红军时期就是革命老区,数度落入敌手,群众惨遭屠杀,这一回部队回来了,人们兴高采烈!然而,第二天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国民党23个旅向我军发动全面进攻,仗又打了起来,后来我军凭着机智勇敢跳出了包围圈,在大别山站稳脚跟后,不久主力部队转出大别山开辟新区,部队继续北上。根据地只留下少数部队人员坚持战斗。

在刘家湾养伤的日子

肖继光在大别山军分区四团,开始了扛枪打仗的生涯。当时有几次受伤的经历。他记忆犹新的是1948年8月的那次受伤。肖继光他们团接到命令,要从新县开往固始,途经商城县冯店子时,夜晚受到民团袭击,于是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拼杀。他说,“当时我是编在尖兵班,走在最前排。我年纪小加上长得也比较瘦小,身穿便衣,敌人不容易发现我。但敌人十分猖狂,地形于我们不利,耳边子弹声不断,我们的任务是要过河。我眼睁睁看着走在前面的一位战友在我面前倒下。”望着倒下的战友,他心如刀绞,正想前往抢救。“突然,我觉得左大腿一阵剧痛,一股鲜血顺着大腿往下流,但那时也管不了那么多,硬走着过了河。班长上前一把摁倒我,大叫不要动,不多时大部队上来打跑了敌人。卫生员给我包扎后,战士们把我抬起来就跑,我们继续赶路。”

由于环境十分恶劣,天下着大雨,肖继光的伤口严重感染发炎、流脓,无法跟随部队前进,只能把他留在当地农村老百姓家中养伤。肖继光回忆道:“当时伤病员都分散住在老乡家里休养,由卫生队的人员负责治疗。我就住在光山县刘家湾刘大爷家。他家还有刘大娘和他们13岁的儿子黑蛋。一天,我和黑蛋在放牛,黑蛋年纪与我相差不多,和我特别合得来,我教他唱歌,给他讲革命道理,为此他有点崇拜我。这时我们听到了远方枪响,敌人来了,是蒋匪军与民团的人。我马上爬到一米多高的麻地乱草里,敌人看不到我,到处乱打枪,还一边叫‘你出来吧,我们看到你了!还躲?再不出来就开枪啦!’我不为所动,一直趴在那儿不动,直到晚上天黑了,山上才安静下来。黑蛋来把我领到山上的一个山洞里,他家是暂时回不去了。几天里敌人不断地来了又走,山洞里也不安全,黑蛋只好

带我到10多里外的深山里。”

当时凌晨4、5点钟摸黑出发,走到天亮时,枪又响了,原来民团听到风声知道我们伤员都跑那儿去了,于是到处开枪抓人。我让黑蛋先回去了,自己一个人盲目地走着,路上碰到一位老乡,把我领到一个隐蔽的石洞里,这洞只容一个人藏身,洞口被茅草盖得严严实实,外头的人看不到我,但我从里面可看到外头。敌人上来了,一边开枪一边乱喊乱叫,枪声不断在身边响着。我蜷缩在洞里,不敢出去找吃的,又饿又冷(山里的7月份到了夜里温度还是很低),还遭受着蚊虫的叮咬,这样度过了一天一夜。”

忍着难熬饥饿和伤痛,肖继光继续走着,黑蛋全家人的面容涌上他的眼帘,脑子里重现出两个月来他们爱护照顾的情景,禁不住流出了两行热泪……走着走着,肖继光看见一个小山庙,心里划过一片希望,心想先找到了容身的地方再作打算。“走近了才发现根本进不去,门被封死了。当时心里很绝望,真想就这样躺下来。但是,不能!我还要活下去,眼前并不是一切都已经绝望了。还有很多事等着我去做,一个共产党员不能窝窝囊囊地死在这里。用力吸了几口气,头脑清醒了一下,我往山下走去,一路上没有碰到敌人,最后走到了一个村庄里。”听到老乡们聚集在一起谈话,肖继光判断附近没有敌人,于是上前向乡农说明情况,“一位好心的老乡端来一碗剩饭给我吃,还蒸了些窝窝头让我带着路上吃,顺利返回了刘家湾。”

回到刘家湾不久,肖继光就病了,连续拉肚子,再加上身体有伤,差点病死,眼看着就快不行了。邻居一个好心的老奶奶知道后,拿了7、8个腌乌鸡蛋给他吃,病才慢慢养好了。

不久,民团又来搜查,乡农们把他藏在地主家(地主已出逃)的小阁楼里。“每天我就在小阁楼里睡觉,这样过了几天,我没有听到



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为肖继光颁发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 岑稳 摄

附近有声音,以为民团的人走了,闲着无聊,我走出门去探头看,头刚冒出去,就被门外老乡一把将我推进了门,并赶快把门关严了,我知道有情况,也赶紧上小阁楼躺着。”肖继光后来得知,民团的人当时正在对门的房间里吃饭呢,而他又一次躲过搜捕的危险关头,真是幸运!“我为老百姓而战斗,虽然受了伤,还差点丧命,但我不后悔,反而感到光荣。我的第二次生命是老百姓给的,我感谢他们,永远也忘不了他们。”

金戈铁马再入梦

1958年9月为建设南方油城,肖继光来到茂名石油公司任团委书记。“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更何况是救命之恩,共产党打江山,闹革命,就是要时刻把群众的疾苦挂在心上,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这个信念深深植入肖继光的心田。

肖老回忆战斗的往事是一种苦事乐谈,那种乐观,那种豁达,唯有吃过大苦的人才会有。他参加地下党组织时才15岁,还是个孩子,但他知道,不消灭敌人,胜利的果实就保

不住。从那以后,他就把自己的苦和乐与革命事业紧紧连在一起。烽火岁月如此,和平年代同样如此。1952年,组织上要调肖继光到广东山区梅县,离家乡的人民越来越远了,他还是很乐意地去了,去走一条陌生的路,付出更多的艰辛,更多的心血。以苦为乐,苦在人先,乐在人后,这就是一位英雄老战士的本色。

肖继光到了现在还时常梦到打仗时的激烈情节,“这么多年来,很多牺牲战友的作战情景我都有些模糊了,但是他们的精神成为我记忆中永远铭刻的丰碑。”

铭记的“战斗精神”化为了肖继光这一生的处事为人:不说假话,一身正气,关心同志,真诚待人。“我的命是老百姓保护来的,我更更要关心老百姓的生活。”肖继光说,“解放战争三次遇险,我都活过来了,证明我是幸运的!我现在享受副厅级待遇,每月的工资不少,我也知足了。”肖老有如此豁达的胸襟。

离休后,肖继光仍一如既往地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一粒黄榄

江火胜

那天晚上,和球友们打完羽毛球后,天气酷热,身体严重缺水,和大家探讨身体肌能的恢复,我说有时晚上打球后,血液循环,会睡不着,也可能因为严重缺水,身体常感觉疲劳,他们就建议我喝点盐水以补钠,或吃点香蕉补钾。从交谈中我又学到了知识。

球友散去,内心一阵凉。补钠,突然想到,现也正处于农忙时节,想起在农村时的六月,现在是一年当中最辛苦的一个时节了。起早贪黑,争分夺秒,抡枪抡锄,怕错过了天时,又羞于左邻右里的取笑,家家户户像是在比赛似的。后来才知道,由于上游水库集中放水,得赶紧把该收的收的,又得备好晚造的秧,提前犁好地,一放水,耙好田,不然,就会错过整一造的。慢慢长大,后来才知道一些时令与农事的关系,一个节气一个节点。记得读小学时,每逢六月,农村学校还会统一放一个星期左右的“农忙假”,如今取消了。

农忙时节,若是田垌离家远一点的,为节省来回路程抢时间,村里人下田割不插秧时,我都会挑一担竹箩。一头是一盘满满的饭;另一头是满满的白粥。下饭的多是肥猪肉汤,俗称“撑竹排”,送粥的,就是一碗黄榄或酸菜。而今晚球友们一说,才想起,那时大多数村里人,为啥都是备一些黄榄在六月时节用来送粥了。一些捣烂后的黄榄,经粗盐腌制数天或更长时间,用小油缸封存后食用,有生津止渴的功效。我当时跟父母下田的时候,还有些不理解,埋怨为什么天天是黄榄送粥呢,能不能换点别的,黄榄又不顶肚子,而这时,就是那些“竹排”派上场的黄金时间了。原来,黄榄是白粥的灵魂;竹排,是白粥的有效补充。

物质匮乏的年代,也只有农忙时节,很多家庭才会买些猪肉吃,以补充体能,保证两造水稻的收成。当时,猪肉的功效,是无法用文字来言语的。后来,跟朋友说起以前一些故事,他们也说“黄榄送白粥,吃到肚下”,还说,黄榄因为咸,一颗,基本是可以送两至三碗白粥的。

有些村,也有做“秧了”的说法。现在说这个名词的人很少了,

农忙时节,很多活忙不过来,只能叫一些先做完农活的亲戚朋友甚至是同学们来帮忙,而完成整一造的工后,就杀个鸡或鸭,感谢来帮忙的亲朋好友的,俗称做“秧了”,即,所有的秧,都插下了,有庆祝完工的意义的,如现代工地楼盘里的“封顶大吉”。

插秧季节,父亲一手抓秧苗,一手蜻蜓点水的将秧苗插入田里,收获季节,父亲将粗壮的稻穗挥镰收割,然后脚踏打禾机进行脱粒,每一个步骤都很娴熟、有力,让我一辈子无法忘怀。风吹稻浪,那时我跟姐姐年龄小,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农活,帮忙煮粥煮饭和送到田地里。那时,我们也是和竹箩差不多高。一天中午,我跟姐姐扛着煮好的粥送给在田里争分夺秒干农活的父母,由于离村子远,又是午后,快到田边时已经气喘吁吁。那时,真的是物尽其用,能用的水田,哪怕是一寸一离,全都会用上插秧,而田埂,一般都是很小。我跟姐姐一前一后扛着大竹篮走过田埂,不料,我一个踉跄,扁担一拐,竹箩的一半陷入了水坑里,爸妈见状,丢下手里的秧苗过来扶起我。一锅粥倒泻了一半,而一碗黄榄,也只剩几粒。父亲连忙伸手进水坑里,捞起还能找到的黄榄,用水沟里的水冲一下,然后又舀些米汤把黄榄冲洗干净,放回碗里。我以为肯定会招来一顿责骂,父亲却说:“好在,粥没倒多少,黄榄也是还能吃的。你呀,以后可是要注意走稳每一步路呀!”

三十多年过去了,父亲也走了几年了。现在,那一大片农田,已是机械化耕作,农田里偶尔还能见到一些乡亲父老的熟悉的身影,然而再怎么找寻,再也找不到父亲的影子。当年那一跤,摔得不重,但烙在心底人记忆却很深深。

时过境迁,如今无法将当年的故事很有画面感地跟孩子分享。环境改变了,孩子们也无法理解吧,权当吐槽了。黄榄掉水沟里,拿起来洗洗,还可以吃的行为,现也不可能再发生;而现在,餐桌上每每见到黄榄,总会想起父亲,想起以往。

黄榄,止渴补钠。父亲,春风化雨。

饱蘸乡愁的孖铺岁月

杜观水

我小时候的乡下,有一个词经常灌进耳朵:孖铺(我们乡下称两人以上合睡的为孖铺)。

在八十年代前,我们家乡建的房屋多为泥砖屋,家乡人称“泥屋”。多是“一踏”,三间,中间为厅,两旁为房,房子纵深5到6米,宽8至10米,面积40到60平方米。当然也有的人在屋子的左前方加一间厨房,叫“一踏一臂”,别人家也建“一踏两臂”,但面积都不会超过100平方。总之,家家户户的住房都不宽敞。比如我们家,只有“一踏”三间的“泥屋”,两个房间的面积都不超过十平方米,一个房间住着我的父母,另一个房间铺了两张床,每张床上都睡两人,住着我的两个姐姐以及邻居家过来孖铺的两个女孩。我则到邻居家孖铺。

我的少年时代都是在孖铺中度过。那时候的我,文静,酷爱读书,但一个蜗居穷乡僻壤的农村小孩,食不果腹,所谓酷爱读书,无非是逮到什么读什么,从包咸鱼的旧报纸到哥哥姐姐扔掉的破

课本,我像一头饥饿的野猪闯进菜园,饥不择食,囫圇吞枣。邻居有一户人家,户主三叔当兵退伍后在广州工作,他妻子三婶和三个儿子则留在家乡。三叔常在众人面前夸奖我,说十叔的儿子(我)将来肯定有出息,以后家里的钱头一定很香。他的三个儿子,放学回来把书包往桌上一扔,不是出去摸虾捉鱼,就是出去玩耍踢马骝。三叔便想学当年的孟母,当然不是学孟母三迁,是想通过我来潜移默化影响她的三个儿子,便求我跟她的三个儿子孖铺。

三叔家也是“一踏”屋一厅两间房,三婶住左边大房。她三个儿子住右边小房,狭小的房间用两张长凳三块木板支起一张简陋的床。三婶再在床前加一块木板并成了一张大床。睡在上面,顶上是一架满满的黄麻骨(杆),身边不远堆着烧火用的稻草。第一次躺在床,就觉得无比的平稳踏实。那三兄弟横七竖八躺在床上,发出重重的鼾声,我还是没有睡意。似乎听到老鼠咬麻骨的吱吱声,窗外传来了野猫发情吓人的叫声。

不久,我和这三兄弟成了无话不谈的伙伴,我常笑老大睡觉老是磨牙齿,老二睡觉喜欢打着人,老三常常尿裤子,他们也笑话我睡觉时喜欢说梦话。睡觉前,我们打打闹闹,把整张床搅成一个屎坑。当然,我也会给他们讲故事,讲一些从烂书报看来的或者从我妈妈那里听来的故事。我们还会讨论长大后做什么,老大说他长大后的梦想是参军,当一名军官;老二说他梦想是当一个工人,像他爸爸一样在广州工作;老三说他想开飞机;而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作家。

孖铺的快乐时光过得真快。后来,三叔一家搬到广州居住,我也到了公社中学读书。本以为就此跟孖铺生活拜拜了,谁知学校的宿舍是个大平铺,每班三十多男生一个宿舍,用十几根木头搭成一个戏台模样的架子,双层,铺上床搭、席子,一层睡十多个人。

我们来自几个公社的几十条村子,于是每晚熄灯前和熄灯后,每个人都带来了各村的故事,那

些故事听得我极为入神,那是我从未深入过的世界,仿佛在我心底打开了一扇窗,让我看到了另一片神奇。不知不觉很快进入了梦乡。有时半醒半睡时,不知那个调皮捣蛋鬼放了一个响屁,整个宿舍都轰动起来。记得我们班有个来自邻镇讲黎话(黎话与闽南话同一语系,我们是讲粤语,即白话)的,有一天晚上睡觉后,宿舍很安静,讲黎话的一个同学说了一句骂人的话,讲白话的一个同学应了一声:“有菠萝麻子吃呀?”引得大家哄堂大笑,整个宿舍沸腾了。

那时,很多同学都生癣(一种皮肤病),当时同学们都说是学校有一口癣井,洗了癣井的水才生的癣。现在我估计,当时的人卫生意识不强,个人患上癣,几十个人孖铺在一起,就互相传染了。

现在,生活富裕了,孩子们大都有自己的房间,一张床,孖铺对他们没有任何概念。但对我来说,那段少年孖铺的岁月,饱蘸乡愁,象叮叮摇曳的风铃,时时轻叩我记忆的门窗。

读茂坡小学的“路”

梁载桥

忙跑过来,问清原因后弯下腰对我说:“不要怕,我背你过去。”过桥后,他又鼓励我:“你到这里读书要三年时间,这三年内不可能每天都会这么巧有人背你过桥,因此,你要练习胆量,勇敢地跨越它。”

注册后,我和茂坡村一位读六年级的同学一起回来,又经过这座桥。我内心仍然十分害怕,脚放在桥上有点颤。我的同学见此状况,一边安慰我不要怕,一边牵着我的右手踏上了桥。在他的搀扶下,我左手攀扶着扶手碎步前移。前进不到两米,看着桥下不断流动的河水,我害怕得不敢前进了。于是,我要求停了下来,闭上眼睛,等到砰砰直跳的心平缓下来再前进。就这样,几次停歇几次前进,我终于过桥了。

开学后,我来到桥头,我试了

几次也不敢步行过去。无奈,我只好把书包绑在身上,脚穿满沙子,小心谨慎地、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才能过桥。

一天,我刚想过桥。这时,我那位六年级的同学又来到这。

“你站在一旁,我过桥给你看。”说着,他从我身边走过,身子晃也不晃的就过了桥。

我很佩服他。我想学他的样子。我刚把脚放到桥上,他马上又叫起来:“一定要小心!”他大声告诉我,他练了很长时间才有今天这样的“本领”;如果没有“本领”,勉强过桥是很危险的。我依然是在他的搀扶下过了桥。

回家之后,我叫爸爸替找来一根木头摆在地上一手扶墙壁练习站起来。开始的时候,总是怎么站也站不稳,但我并不气馁。每天放学后我都练,足足练了半月,

能站在木头上了;我能大胆地站着走过独木桥了。后来,那位六年级同学见我如此,高兴地赞我,说我也“有本领”了。

之后,直到小学毕业,走过独木桥的日子才得以结束。

到我参加工作后,那座独木桥终于拆建为水泥桥。每当我路过那座水泥桥时,脑海里总会浮现出往日我碎步行走过独木桥以及在木头上练习的情景,总会有很多感想。我想,如果没有那座独木桥以及随之而来的某种激发,我至今或者还是个胆小如鼠、畏缩不前、一事无成的人。但我又不赞成那座独木桥继续存在,因为太危险了,对交通也极不方便,况且,很多人通过其他方式也得到了很好经济腾飞来落后闭塞的独木桥,艰难行走的“路”要好。